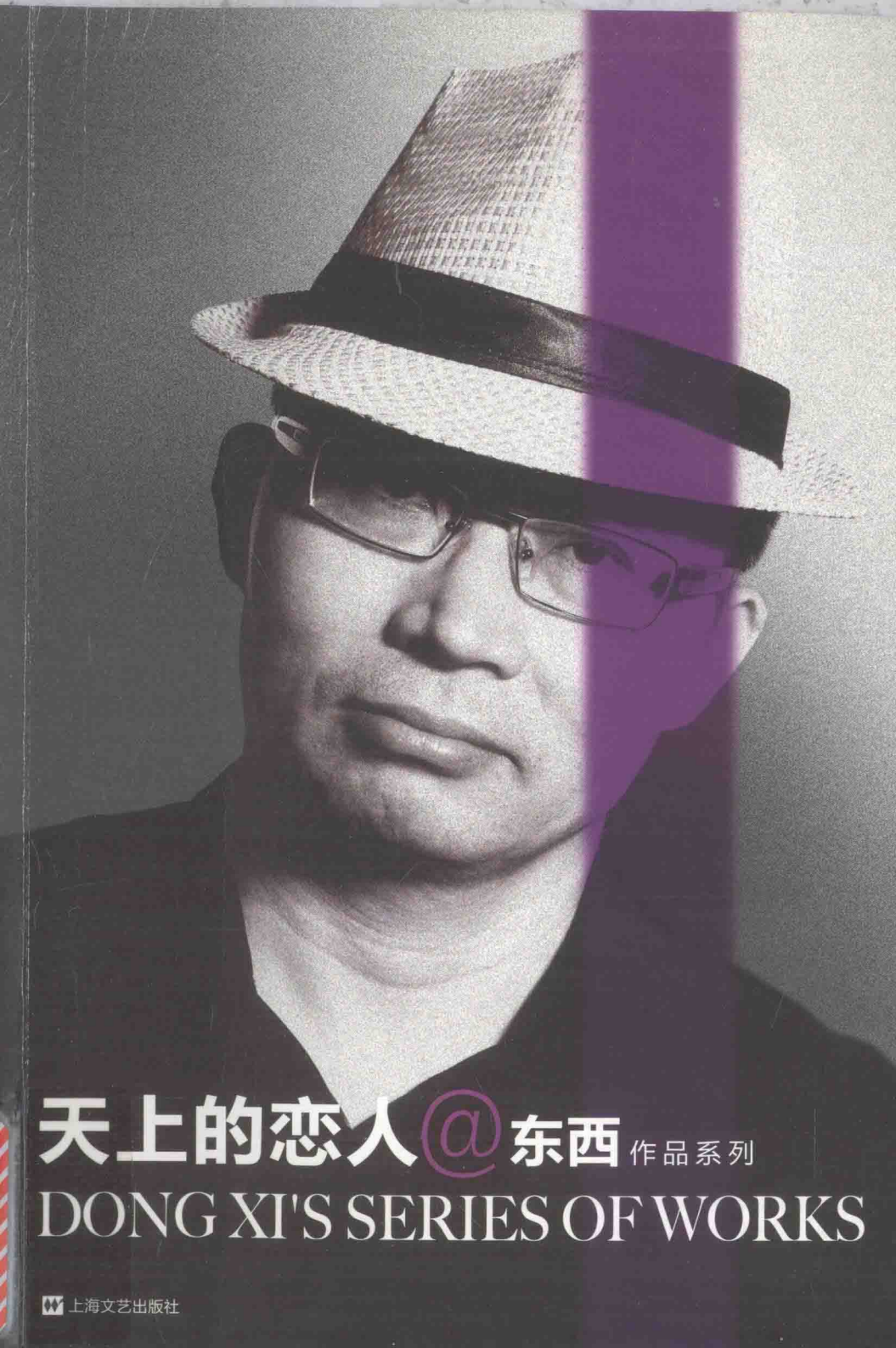




天上的恋人@东西 作品系列

DONG XI'S SERIES OF WORKS

DONG XI'S SERIES OF WORKS

天上的恋人 @ 东西作品系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上的恋人/东西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6.7

(东西作品系列)

ISBN 978-7-5321-6107-2

I. ①天… II. ①东… III. ①电影文学剧本-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电视文学剧本-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73459号

出 品 人: 陈 征

责任编辑: 丁元昌

封面设计: 丁旭东

书 名: 天上的恋人

著 者: 东 西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 址: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200001 www.ewen.co

印 刷: 崇明裕安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4

插 页: 2

字 数: 257,000

印 次: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6107-2/I · 4878

定 价: 40.00元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404766

序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变，我们有幸置身于这个巨变的时代，既看到了坚定不移的特色，也看到了灵活多变的市场经济，还看到了声色犬马和人心渐变。我们从关心政治到关心生活，从狂热到冷静，从集体到个体，从禁忌到放荡，从贫穷到富有，从平均到差别，从羞于谈钱到金钱万能……每一点一滴的改变都曾让我们的身心紧缩，仿佛瞬间经历冰火。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经历了西方几百年的历程，那种仿如“龟步蟹行”的心灵变化在此忽然提速，人心的跨度和拉扯度几乎超出了力学的限度，现实像拨弄琵琶一样无时不在拨弄着我们的弦，刺激我们的神经。一个巨变的时代，给文学提供了足够的养分，我们理应写出更多伟大的文学作品。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分明坐在文学的富矿之上，却鲜有与优质材料对等的佳作，特别是直面现实的佳作。

不得不怀疑，我们已经丧失了直面现实的写作能力。下这个结论的时候，连我自己都有些不服气。但必须声明，本文所说的“直面现实的写作”不是指简单地照搬生活，不是不经过作家深思熟虑的流水账般的记录。这里所强调的“直面现实的写作”，是指经过作家观察思考之后，有提炼有概括的写作。这种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被年轻的写作者们轻视。他们，包括我，急于恶补写作技术，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把西方的各种写作技法都演练了一遍。在练技法的过程中我们渐渐入迷，像相信科学救国那样相信技巧能够拯救文学。然而某天，当我们从技术课里猛地抬起头来，却发现我们已经变成了“哑巴”。面对一桌桌热辣滚烫的现实，我们不仅下不了嘴，还忽然失声，好像连发言都不会了。曾经，作家是重大事件、新鲜现象的第一发言人，他们曾经那么勇敢地亮出自己的观点，让读者及时明辨是非。但是，今天的作家们已经学会了沉默，他们或者说我们悄悄地背过身去，彻底地丧失了对现实发言的兴趣。

慢慢地，我们躲进小楼，闭上眼睛，对热气腾腾的生活视而不见，甘愿做个“盲人”。又渐渐地，我们干脆关上听觉器官，两耳不闻，情愿做个“聋人”。我们埋头于书本或者网络，勤奋地描写二手生活。我们有限度地与人交往，像“塞在瓶子里的蚯蚓，想从互相接触当中，从瓶子里汲取知

识和养分”（海明威语）。我们从大量的外国名著那里学会了立意、结构和叙述，写出来的作品就像外国名著的胞弟，看上去都很美，但遗憾的是作品里没有中国气味，洒的都是进口香水。我们得到了技术，却没把技术用于本土，就连写作的素材也仿佛取自于外国名著们的故乡。当我们沉迷于技术，却忽略了技术主义者——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罗布·格里耶清醒的提示：“所有的作家都希望成为现实主义者，从来没有一个作家自诩为抽象主义者、幻术师、虚幻主义者、幻想迷、臆造者……”

为什么我们羞于对现实发言？原因不是一般的复杂，所谓的“迷恋技术”也许是“冒名顶替”，也许是因为现实太令人眼花缭乱了，它所发生的一切比做梦还快。我们从前不敢想象的事情，现在每天都在发生。美国有关机构做过一个关于当代人接受信息量的调查，结论是一百年前一个人一辈子接受的信息量，只相当于现在《纽约时报》一天所发布的信息量。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信息，我们的大脑内存还来不及升级，难免会经常死机。我们对现象无力概括，对是非懒于判断，对读者怯于引导，从思考一个故事，降格为解释一个故事，再从解释一个故事降格到讲述一个故事。我们只是讲述者，我们只是故事的搬运工，却拿不出一个“正确的道德的态度”，因而渐渐地失去了读者的信任。所以，当务之

急是升级我们的大脑硬盘，删除那些不必要的垃圾信息，腾出空间思考，以便处理一切有利于写作的素材，更重要的是，敢于亮出自己正确的态度，敢于直面现实，写作现实。

托尔斯泰的《复活》取材于一个真实事件，素材是检察官柯尼提供的一件真人真事。福楼拜的作品《包法利夫人》，其中女主角的人物原型来自于法国的德拉马尔，她是农民的女儿，1839年嫁给法国鲁昂医院的一名丧妻外科医生，福楼拜父亲就是这家医院的院长。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也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海明威移居古巴，认识了老渔民富恩特斯。1930年，海明威的乘船在暴风雨中沉没，富恩特斯搭救了他，从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经常一起出海捕鱼。1936年，富恩特斯出海很远捕到了一条大鱼，但由于这条鱼太大，在海上拖了很长时间，结果在归程中被鲨鱼袭击，回来时只剩下一副骨架。在我们过分依赖想象的今天，看看这几位大师写作素材的来源，也许会对我们的取材有所提醒。别看见作家一用新闻素材就嗤之以鼻，往往新闻结束的地方文学才刚刚开始。

当然，只有一堆新闻还是不够的，我们还需深入现实的细部，像去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历克谢耶维奇那样，用脚步，用倾听获得一手生活，或者像杜鲁门·卡波特写《冷血》那样，无数次与被访者交谈，彻底地挖掘出人物的内

心。我们不缺技术，缺的是对现实的提炼和概括，缺的是直面现实的勇气，缺的是舍不得放下自己的身段。当我们感叹现实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时，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现实中要素材，偷灵感。但所谓灵感，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灵感既不是一种才能，也不是一种天赋，而是作家坚忍不拔的精神和精湛的技巧同他们所要表达的主题达成的一种和解。当一个人想写点东西的时候，这个人和他要表达的主题之间就会产生一种互相制约的紧张关系，因为写作的人要设法探究主题，而主题则力图设置种种障碍。”因此，现实虽然丰富，却绝对没有一个灵感等着我们去捡拾。

我有一个错觉，或者说一种焦虑，好像作家、评论家和读者都在等待一部伟大的中国作品，这部作品最好有点像《红楼梦》，又有点像《战争与和平》，还有有点像《百年孤独》。在中国作家还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好多人都认为中国作家之所以没获得这个奖，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写出像前面三部那样伟大的作品。当莫言先生获得这个奖之后，大家似乎还觉得不过瘾，还在继续期待，总觉得在如此丰富的现实面前，没有理由不产生一部内容扎实、思想深刻、人物栩栩如生的伟大作品。

数年前，美籍华人作家哈金受“伟大的美国小说”定义启发，给伟大的中国小说下了一个定义。他说伟大的中国小

说应该是这样的：“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正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他承认按照这个定义，“伟大的中国小说从未写成，也不会写成，就是《红楼梦》也不可能得到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的认同，至多只是那个时代的小说的最高成就。也就是说，作家们必须放弃历史的完结感，必须建立起伟大的小说仍待写成的信念”。

在这个世界，其实并不存在一部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要求完全吻合的作品。一个作家想写出一部人人满意的作品，那是绝对的空想，而读者也别指望会有这么一部作品从天而降。这部所谓的伟大作品，需要众多的作家去共同完成，他们将从不同的角度来丰富它，慢慢形成高原，最后再形成高峰。所以，每个作家去完成他该完成的任务，这就是他为这个时代做出的写作贡献。

东西

2016年5月23日

目 录

序... 001

第一部分 剧本

话剧·《瘟疫来了》... 003

电视剧·《后悔录》(前三集)... 086

电影·《天上的恋人》(与人合著)... 216

第二部分 访谈

不顾一切的写作,反而是最好的写作(符二 东西)... 315

还能悲伤,世界就有希望(谢有顺 东西)... 345

永远的先锋(周新民 东西)... 363

一部好小说能把植物人说活(王逸人 东西)... 375

最厉害的写作是写出宽广的内心(侯虹斌 东西)... 384

伤痛的另一种书写(洪治纲 东西)... 397

写作是有经验的思想(韩春燕 东西)... 418

一边投降,一边坚持(李军奇 东西)... 425

东西创作年表... 434

第一部分
剧本

【话剧】

瘟疫来了

时间：民国时期

地点：中山路

人物：老 周——六十岁，周记茶馆老板。

大 宝——三十五岁，警长。

黄药店——五十五岁，卖药的。

店小二——二十五岁，老周养子。

阿 冰——二十三岁，风尘女子。

金当铺——四十岁，开当铺的。

第一幕

第一场

[周记茶馆。窗户透进晨光，传来早市声。刚起床的店小二伸着懒腰打着哈欠从里间出来，发现老周躺在地板上，迅速扑过去，将老周头部抱起，轻摇。]

店小二：爹，爹……

[喊声先后引来黄药店和金当铺。]

黄药店：凌晨我听到厮打声，还以为是做梦……原来是老周被害了。

金当铺：天哪，那我赶紧去叫大宝。[说着，转身跑出去]

[黄药店伏下身，试试老周的鼻息，翻翻老周的眼皮，把把老周的脉搏。]

店小二：黄叔，我爹还有救吗？

黄药店：鼻息均匀，脉搏正常。[疑惑地] 身上没有伤口，不像刀杀；也没有弹孔，不像枪杀；嘴角没有白沫，不像服毒……

店小二：会不会是中风脑溢血或者突发心肌梗塞？

黄药店：我卖了三十年药，你能不能让我独立思考？

[店小二想把老周放到自己的背上。]

黄药店：别乱动，你想干什么？

店小二：背他去医院。你要懂不懂的，我怕耽误了救命时间。

黄药店 [痛惜地]：丢脸呀，中山路好不容易出了个疑难杂症患者，你还舍得把他让给别人？老规矩，中山路的问题不出中山路，就地消化自行解决，你就别上访了。

店小二：这是救命，不是上访。

黄药店：我的店里有满柜台的药，物美价廉，随便买几味不信就治不好你爹的病。再说，城外正在打鬼子，你也好意思去跟伤兵抢病房？再说，万一是脑溢血，就不能搬动。再说……

[大宝急匆匆地跑进来。]

大宝：老周到底有没有生命危险？

黄药店：没有，只要买几味我的药，一不小心就是个寿星。

大宝：你能确定他是生病吗？

黄药店：在没有别的答案之前，我确定他是生病。

大宝：什么病？

黄药店：晕病。

大宝：什么晕病？

黄药店：头一晕，就栽倒了。也许是低血糖，也许是眩晕。

[店小二赶紧起身冲糖水。]

大宝：小二，这店门昨晚你关了吗？

店小二：我比我爹先睡，关没关我不知道。但今天早上，门是虚掩的。

大宝：也就是说，不排除有人闯入？

店小二：我不知道。

[大宝弯腰查看地板，似乎在找脚印。]

大宝：半夜听到过什么动静吗？

店小二：黄叔说他听到有人厮打。

大宝：你呢？

店小二：我一夜都在做梦。

大宝：[看着黄药店]：你确定你听到动静了？

黄药店：若隐若现，似有似无，好像梦境，又好像现实。

[大宝掏出一个放大镜对着老周查看。店小二喂老周喝糖水。]

黄药店：糖水就能救活你爹吗？赶快买药。

店小二：买什么药？

黄药店：夏枯草二十五克，生白芍十五克，生杜仲二十五克，黄芩十克，外加人参、桂圆、冬虫夏草、铁皮石斛、犀牛角、沉

香……

店小二：我又不是贪官，怎么买得起后面那些奢侈品？你这是捆绑销售。

黄药店：这叫大处方，医院都这么开。

店小二：我还是去医院算了。

黄药店 [不满地]：你到底有多少钱？

[店小二掏出一沓法币]

黄药店：本店只收银元。

[店小二找出一块银元。黄药店接到手里，掂了掂，走出门去。]

大宝 [从现场直起身来]：小二，你动过你爹吗？

店小二：动过一点点。

大宝：一点点是多少？

[店小二把老周复位。]

店小二：大概是这么多。

[大宝从口袋里掏出一台微型照相机，围着老周照相。]

大宝：把你爹的衣服脱了。

[店小二脱掉老周的衣服。大宝对着老周上身拍照。]

大宝：把你爹的裤子脱了。

[店小二犹豫。]